易通

周易正解隨記

乾隆元年余客京師郊南東嶽廟秋八月之七日新月下步于庭偶思離卦因而就寢夢中忽有所得與常解絶異驚寤急披衣起挑燈錄之時夜已分矣因思聖人之作易也剛柔相錯而成卦卦成則有象象立則有名名定而義生義生而辭出吉凶與民同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開物成務如是而已聖人欲以爻象明道之難明而後之儒者反因以晦其故安在乎已而以所見求諸他卦輒覺異于舊說而有類于

朱子之所謂天啓其衷者因筆以爲書然于聖人之意究未知其何如也八月初十日廷祚識

其二

余既有志于說易丙辰冬十月十有三日發京師南歸舟車之中皆以翰墨自隨既返江鄉于所居擇數椽命曰求是齋客至稀少或累月不出戶悉屏耳目近好以專力于易之說夫三代聖人之書皆質言易曉大易緣爻象而繫辭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未可槩而論也適然而遭其險入鬱叢之徑援飛葛履危棧

俯臨不測之蹊岌岌乎不可度矣然後僅能過之如是者不知凡幾回憶及之猶汗慄如昨也豈易言哉時有友人貽余書詰余注易之始末余報之曰六經惟易爲絶學以後儒不知以經解經而自解也且詩書孔子不爲作傳而于易作之不欲遺後人以所難也然則易道无由入十翼其易之門乎廷祚之于易全體大例求之繫辭傳彖爻之義求之彖象二傳不敢自立一解不敢漫用後儒一說沉潛反復日月云邁不知老之將至是則廷祚也已丁巳閏九月初五

月又識

其三

昔孔子作傳以明繫辭之難明也學者欲明繫辭敢曰吾不惟傳之從乎故曰吾能自立一說于傳之外乎知其必不然矣而何以說易者之多謬于孔子也心知其不可而卒不能由孔子之說以明繫辭之難明其亦不无所蔽也已余求易之說于正文一部秣陵李登所刻係白文其字之大徑寸儒先箋疏悉皆束而弗觀悄然如入乎山之深林之遠也嗒然而如有所喪也凡六十

四象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皆求之傳而筆諸書既自以爲得之矣乃自丁巳之冬始釋彖爻二傳之義因以證說經之離合而于向之所得復更訂其三之二焉夫余向者殆未敢舍傳而言經也而所失若此況夫百家衆說膠轕于中而謂足以會通經傳无謬于三聖人之旨其可得乎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余于此嘆余心之不能无蔽而益信說易者之不可以成說拘不可以意見格也二傳之解既竣上經遂與經解比而錄之且志余之

蔑裂以待異日之更有所訂云巳未二月二十七日
清明節又識

其四

易之端緒不明終不可得而解漢代以來儒者之說易猶所謂治亂絲而棼之也其說之誤余于要論辨之詳矣易之傳于世有今古本之殊所謂古本經自經傳自傳爲十有二篇者也所謂今本以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者也今本自王輔嗣以至家伊川用之古本朱晦菴用之余則皆不取昔孔子以當時視周

易爲卜筮之書始爲十翼以明其道之大而須臾可離者非易也十翼中說卦以後三篇晚出可疑若夫繫辭傳所以言易之全體大例也文言所以廣觀象玩辭之法也大象自有取義而非以解經惟象彖以訓故之體釋彖爻之義竊疑二傳之在孔門未必與經別行今考古本其他可從也若盡從之則反使彖爻之義鬱而不章而異說得以入之若盡從今本以文言之推廣以大象之非解經而亦附于經說之不可緊通則必遷就而附會之其失多矣故曰易之端

緒不明則終不可得而解此其一端余解易不用今古本而別自爲本此也至于六十四卦之序余竊取傳之本義而稍更之附于卦晝之下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專擅之罪知不免矣庚申八月十六日又識

周易正解卷之一

易通三

上元程廷祚著

上經上

䷀乾下乾上

欲立人道不可以不明天德故易首乾

乾元亨利貞

乾者純陽而至健天之命人之心也以其窮變極化无所不通故曰元亨然統乎物者不可以先物宰乎時者不可以干時體至健而不自用其健則

天德之正也君子亦利于貞焉耳矣六爻皆發明利貞之意

傳此彖辭傳也舊誤曰彖今槩謂之傳後放此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形而上者莫大于乾乾而曰元此非元亨之元坤元同此道之首也形而下者于是乎出萬物資始乃統天雖天之大亦形而下之矣是故雲行雨施化之盛日出而不窮品物流形功之著无在而不彰是乾元者

于天下謂之道于人心謂之大明大明終始猶言
至誠之无息也卦有六位以時而成乾有六龍以
時而御來而不可知者時也用而不可窮者道也
經曰元亨乾道之盡其變化如此而曷嘗自用以
失其正哉物之性命本其固有而各正之天地之
太和因其自然而保合之无所理而自治无所爲
而自成行乎天下之至正而不可易也不然何以
崇德廣業成位于天地之中乎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盡乾元之道而天下有不得其所者未之聞也

首三句明乾之所以名如他卦需須也師衆也之類雲行二句申乾之統天之說大明三句言六爻之中乾无不逆釋經之元亨乾道四句言乾變化而出不失其正釋經之利貞變化即經所謂元亨也首出二句申利貞之意也通章皆指乾元而言而聖人之事在其中詳玩象詞傳未嘗析元亨利貞爲四德後儒誤以文言解之非也

嗚呼孔子没而易道不傳學術分裂言事功者不知求端于性命言性言心儒與釋又各膠于所見而乾元之旨遂晦于天下然則聖人設卦觀象造端託始之意其終于不明也夫其終于不明也夫

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初九天德之始基也命曰潛龍隱而未見雖有至健之體而非興作之時于此勿用而固藏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有至用者存焉而可易言用乎

傳（此爻辭傳也舊誤曰象今槩謂之傳後放此）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不終于潛而時乎潛陽不終于在下而時乎在下蓋萬物閉藏之會而天之厚其蓄積也非所用而用焉其有幸乎此潛龍之所以勿用也勿用而後全其健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者地之上所謂田也龍見而在田則可以消陰氣之凝閉遂羣生之長養而有及物之功能體乾道謂之大人時至九二則大人可得而見乾道之浸盛也

傳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施普者言有見龍之德則行而爲法言而爲則其澤之所及者必廣而非以獨善其身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處多凶之地際上下之交而天命之絕續其幾正在于此君子存心以事天乾乾者以己之乾合道之乾日而又夕須臾不離夫道也三居卦中有心之象故其言如此夫離道則咎生三雖危其免于咎乎

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人之于道易離而難合反復道者反復之以求合于道也即所謂進德修業者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爻至于四上而未至于極外而不可以內事幾之

將動而未有所定之時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可不慎乎或躍在淵動之初不敢遽離乎其所潛也不敢遽離乎其所潛者可動則動而不主于動也不主于動者不自用其健也而何咎之有

傳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在淵九四之不遽進也如是而後進則天與人歸而適當其可故曰進无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爻位之中正乾道之至極龍者至健而不測

今曰飛而在天龍之能事畢矣然惟无心而飛无心而至于天以與天合德此龍之所以爲龍也利見大人无爲而物化者也

傳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大人造即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時之窮也時窮而道未嘗窮不知進退存亡而爲所不可爲龍之過高而不得其正者也能无悔乎

傳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道所惡者盈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者陽之極數乾純陽故所用皆九也見羣龍无首者潛見惕躍飛亢各乘其時而未嘗自用此用九之極則吉之至者于乾卦明之則凡他卦之陽爻皆可得而推矣

傳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至剛而常處乎後若不能因六位之時而自

有所用則失其正凶咎悔吝有不可勝言者矣豈天德乎

☷坤下
☷坤上

知有天德則順之而已故坤次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順也順乎乾故元亨无往不順乎乾故利于牝馬之貞牝馬至順之物也君子有所往必求天德而從之先之迷无害于後之得主待乾以行故先迷奉乾以

行故後得主故其利在進而合乎陽曰西南得朋得朋則得主矣无退而即乎陰曰東北喪朋非喪朋則終迷矣西南在前陽也東北在後陰也陰與陰絕而其德純所謂貞也誠能安于其貞則坤德在我而无不吉矣

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形而下者資始于乾資生乎坤无坤元則乾元不

可得而見矣至哉坤元亦形而上者也乃順承天此坤元之所以爲至也順承者易則有簡剛則有柔之謂也（至哉三句明坤之所以名以下乃釋彖辭）无疆者乾也乾生物而坤載物其德合于无疆含弘故无不容納光大故无不宣洩品物咸亨而坤之亨其大可知也經取象于牝馬者牝馬負重而致遠坤元承天以无疆馬而曰牝柔順之至也柔順不用之于他而用之于承天則動而合于道以之攸往君子之行也陽先而陰後者道之常先迷失道者乾未動而

坤不敢先後順得常者乾已動而坤不敢後也陰以非類爲朋西南得朋順乎乾而乃與類行也陰以自喪其朋爲喜東北喪朋去其類以順乎乾而乃終有慶也喪朋而終有慶是坤道之吉无過于承天者人能以備從易以柔從剛而安于其貞則含弘光大應乎地之无疆而无不吉矣乾以統坤而坤以承乾此性命之原而易之門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順乎陽則无可見初六始見一陰有不順乎陽

而自見之象故爲履霜霜既見則堅冰之隨其後必矣

傳曰履霜堅冰（宜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始凝者陰始自凝而不爲陽所化馴致其道而不變則其奪陽有日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者命之所以立方者形之所以成而大則不測之謂也二得地道之正有承天之美當權得令莫

麗羣生非由學習而无不暢遂其坤德之極盛乎

乾盛于五天道也
坤盛于二地道也

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動者化于陽而凝者動也直者陽德方者陰德六二之動與陽俱化而直以方則其大可知矣不習无不利簡能也地道至是而始著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一陰一陽之謂道各執其半者也三得坤體之半內美既充而能不衒于外此可守以爲常而不亟

過者也其或時出而從王事无顓制而有奉將不敢以賤妨貴自盡者當如是矣二爲地自地以上俱爲物愈高則愈歛故自三至五皆主于歛屬陽位而陰之

傳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以時發者明非徒含之乃以時宣布而從陽也陰之與陽才均力敵乃不自用而降志以從陽明于貴賤之分如此三于爻又爲賤其知不可及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陰盛而妨于陽君子以陽德之消長爲進退

當此之時惟有藏其用以謹避之故曰括囊无咎无譽者言當置身于得失之外而後可也三陰盛于內故可以從陽四陰盛于外故陽宜避陰

傳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者地之正色也裳者人之下飾也處至高之位而讓德于天卑以自牧德之盛而吉之大者也六二近于岳牧六五近于妃后宰輔

傳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者德之華也五坤德盛矣而光華內斂故曰文在中也不見其黃于上所以讓天之玄而愈見其德之盛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厥數已極固陰冱寒非陽和之所能化而埶其所有以抗于陽陽不能平故爲龍戰于野之象兩敗俱傷其血玄黃不順之極也

傳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中數。二四不足八十有餘故以六爲中數坤純陰故所用。皆六也利永貞者坤之利在奉乾以終始能如履霜龍戰之非貞而常守其至正則坤道盡矣而凡他卦之陰爻亦可即此而推也

傳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者乾也以大終者坤无終而以乾之終爲終所以爲永貞也。

易之所最重者貞也故雖乾卦之大象辭猶曰利貞若坤之彖辭則首曰利牝馬之貞而終又曰安貞吉其語視乾而加詳焉此陰陽之德之異也于用六而繫之以利永貞永之爲言蓋此

于總六爻之義。猶乾之總六爻而用以羣龍也。若所謂貞則與牝馬之貞安貞之貞不能有二義矣。用坤之所以爲貞者貞于從乾而已。正以其一于險一于順也。而朱子乃謂變而爲陽則能永貞。非所敢信。

䷂ 震下坎上

未能順乎天德則動而入于險天下之所以難乎也。故繼之以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險難之象。亂極當治。故曰元亨利貞。者動不可恃。勿用有攸往者險不可犯也。利建侯言當此

之時聽命于聖賢而後可爲也

傳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始交勝負未有所定故難興而未已此屯之所以爲屯也（剛柔始交承乾坤而言難生則訓屯也動險以指內外卦體）其卦以震承坎陽氣一動難重險莫之能遏天下之難不難乎矣然恃其動而忘其險豈動乎險中之義乎大亨而必以貞者動以正也動以正則雷雨滿盈而屯之濟也有曰（雷雨之動滿盈要屯之終而言此屯所以元亨也）夫

既謂之屯豈人情之所安乎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天造草昧謂屯也不寧不安也不安于屯故宜建侯世之屯非聖賢不

能濟侯人之聖賢者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一陽處乎極下未能即遠而操大有爲之機于此

能守分待時以不失其正則過人遠矣侯而建之

其所以開太平乎

傳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雖盤桓而不失其正陽德之所以貴也以至貴之

姿而不難于自屈欲不為天下之所歸得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句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遠于陽以初在下而已在上求其主而不得故為屯邅班如之象斯時而以非類為可合則從亂如歸矣曰匪寇者言不可妄于從亂也曰婚媾者言已自有其所當合也所當合者不可驟得則宜貞以守之至于十年之久運回數定而字乃可必皆戒其妄動之意也

傳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柔下乎剛則順而相遇上乎剛則逆而相遠乘剛者柔與剛逆而无所遇也（凡易中乘剛皆宜如是解）柔與剛逆非道之常十年乃字下乎剛而反常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本无濟屯之才而僥倖于一獲不知无所恃而往者是欲已亂而與于亂者也見幾而舍君子所以免于吝乎

傳曰即鹿无虞以（周易舉正上有何字）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

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屯而在陷乘馬班如其時未可以謂之利也然能知陽德之不遠而求其所當合舍危而即安去暗以就明往吉而何不利之有凡往皆指自下而上

傳曰求而往明也

四本居暗而明足以擇主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前屯在世界九五之時屯在膏澤蓋難雖

已平而利則未興也新集之人民必待惠養方長之苗稼必資雨露膏之既屯則所及者小所不及者大所及者常吉而所不及者常凶貞猶言常也

傳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險難已平猶徘徊瞻戀而不識其所歸則非世之險難而我之險難也凶既之烈不旋踵而至矣

傳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天下之難平由于人心之蒙昧。故繼之以蒙易者象也

外象世事內象人心也。屯蒙二卦已立其端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人心之蔽。而不能自見其天也。通之則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人求天則天見人有求而天无求也初筮告以其全于天也再三則情識之後起而自害其蒙瀆則不告不屑之教誨也天人之間而或失其正可乎

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險者深也暗也言人之心藏于至深以暗之所而物欲蔽之如山之止于其前則雖日月之明莫由見之矣故曰蒙也人之藏其心固深以暗而受之于天者則无時而不中時中者心也不曰心而曰時中謂心之天也蒙則時中有所不行以亨行時中者通人心之天使之得行于外而已

聖人之成已成物而脩道立教者此其大原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通塞之機在學者之自盡其誠爾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學者能自盡其誠則天之于我近于呼吸故曰志應也剛中者心之至正而不離于天者也再則離其天三則絕其天而瀆矣筮者初筮而神告之再三而神拒之然則聖人之立教所以還人心之剛中而不敢少失乎其正者也蒙而童從而應之可也蒙而瀆從而瀆之可乎物之善惡視其所養不可不慎也蒙以養正

聖人之功詎不偉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陷而在下居蒙之初不爲之發則後將滋甚利用刑人雖若傷其見在而實以解其束縛苟聽其桎梏而往則无貴于發蒙矣不亦吝乎

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法者可守之謂以正法者言刑人而說其桎梏則得發蒙之正而使其人有可守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蒙者藏剛于柔（在二陰之間）內明而晦其外中和之德人之至吉者也有是德則以之率人而人樂從納婦吉也以之承先啓後而勝其任子克家也

傳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其本于天也則天為剛而已為柔其推于人也則已為剛而人為柔剛者所以施也柔者所以受也剛柔交而施受行大哉天人之際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取女以其人奪于外誘而不能自守陷溺之甚者也則不屑之教誨矣

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昏闇性成習染深錮止于蒙而不能出者也其吝極矣

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處重陰之間艮止之下獨遠于實人心勝而道心亡也實指二上兩剛而言

六五童蒙吉

童蒙者闓見未開渾渾然而止于天五爲天道保全而擴充之則聖人在是矣其吉爲何如哉

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失其固有之天順也敎則易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過剛攻擊怙終之蒙若已甚者然未審將開繫其天眞而身爲戎首乎抑謹防閑而扞其外染也不以爲寇而以禦寇則終得其正矣夫

傳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下猶言天人也教人者不使習染之汙瀆其本然則天全而人安无所不順矣以六居五貴蒙之止于天也以九居上發蒙者不止于天亦奚貴焉

蒙昧既開則人知循理而不犯于險故繼之以需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者幽暗之卦故有孚

需待也事在前而當待也事之未來者屬之

光亨者自誠而明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者如天

之无爲而物成則貞吉濟天下者必由于是利涉大川也

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者待也已之所不當爲者分也已之所不得爲者勢也是皆所謂險也險在前而有不能待之心則違其分而逆其勢君子之所不敢出也卦之爲需以剛健之德固守于內使已无陷于險其義不

困窮矣以上言內卦以下言九五然此僅免于陷而已語需之至其惟中正而位乎天位者與天位猶言天則位乎天位則順天之命隨時之宜而行其所无事夫无所為于前者焉所待于後需有孚光亨貞吉一天道之无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焉爾往有功者言天下自是而亡其險矣此需之至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者曠遠之地事方始而有需雖有必然之效而非可一蹴以至之亦唯待之以曠遠而毋事于攺

作則他變无由而起矣利用恒无咎恒者其需之本乎

傳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夫我需于此而我之所需者在彼而甚遠則其間皆險難之地而未可妄動以陷于非常若一見其未效而中道變更以犯其所難其傷必多矣故需于郊者當固守而无改其常度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者水之涯也欲濟而需于水之涯則進退之權

操之自我也雖于事无濟一時若有可議者而終不致有輕進之失故吉

傳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寛也寛以居之剛中之德有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剛之過而需于泥是輕身以犯于險難也寇害之作豈謂无因而至乎君子之所當慎矣

傳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言災在外以明害之不遠也致寇之端自我而開

則惟敬慎可以救敗也非敬慎亦无以為需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傷害之象穴幽暗之地也六四處于險難而能見天德之光明出自其出也乃其所以為需也而豈物之所可陷乎其免于凶咎不待言矣

傳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者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坎之心亨以天德而奉天時盡其道之所當

爲而已无與焉其需也如酒食之待醉飽有不期然而然者貞吉宜矣

傳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不能復需而身入險難之中逢意外之事其爲吉凶豈易測者乎唯將之以敬則釁端莫由以開而終于吉聖人之戒深矣

傳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者言上六不知有需而入于險也入于險

則其害將至于不可知而惟敬可以已之故曰未大失也

䷅ 坎下乾上

人心不知循理則逞欲而出于爭故繼之以訟按君子小人之象自需訟二卦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爭也不知命者之所出也懷自是之心而不通于正理曰有孚窒惕中以畏天而吉終之則逆天而凶利見大人所爭者天德也不利涉大川功

利之爭人心日以陷溺也
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者需之反而天下之所以多故也上剛下險剛在上而不可攀上即自下訟上之上說見後險在下而可恃其體固相違矣險而健險在內而不測健在外而莫禦其用又相成矣合斯二者而天下之爭起矣夫同一有孚也位乎天則光亨諭于地則窒塞謂九二也

有孚窒者險而自信健而自恃者也然一旦是非之心生而恐懼之情動則窒者變而爲惕窒則剛去惕則剛來剛去喪其中剛來得其中鈞是人也禍福之機一心之存亡而已矣惕中吉天之所助者順也終凶違天必有大咎也世有大人尚乎中正其爭也非猶夫人之爭也人能爲大人之爭則天下之爭尚足道乎若乃倫于習染而相勝以智巧相傾以權詐則以險濟險而天下之禍烈矣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端初起而輒寢。爭辯方來而未申。其審于理勢。蓋已明矣故終吉

傳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其辯明者所謂內自訟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之爭有所恃以爲固也邑人三百戶險固之象逭于不勝而歸而後知其所恃之誤則喪之矣乃其所以免于害也始而窒繼而惕矣

傳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下者已之所有智能是也上者天之所命通塞是也不知通塞之有命而挾已之智能以爭之以爲可勝謂之自下訟上此天下之大患也至于不能勝而逋竄則向所謂智能者亦安在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退然自守而以无競爲心食舊德不欲食之浮于德也其正如是雖處危地而終吉矣或從王事无成奉其身以聽于天而何至于爭乎或從王事无成

細玩與本爻文義不順蓋坤六三之辭而誤衍于此者。訟者險健之事二陰皆以柔弱退讓而吉

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者舍坎之險而從乾之剛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始雖不免于爭而曰復曰渝能改悔于不勝之後勇于克己而獲吉者也

傳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世之爭者自謂其有得也四之不失即得矣盍觀上九乎

九五訟元吉

九五之于天下未嘗有爭而以其剛健力戰于天人邪正之介當仁不讓見義必爲此大人之訟也吉之大者无踰此矣

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命服之榮得之于爭而失之于奪爭之无益亦可見矣

傳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坎下坤上

民心有爭則天下之勢不一而惟見其衆故繼之以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李鼎祚謂宜從子夏傳作大人）

師貞正則有得衆之道大人德出乎衆而以天下爲度者也言吉而復言无咎者以見御衆而免于咎之難

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之爲言衆也撫之无術則衆變而爲兵順逆之機其間豈容髮哉師者衆也民與兵皆是也順則爲民不順則爲兵卦中惟九二剛中上六至順不言用兵其餘四陰皆不能撫其衆而有事于兵者也天下之大聖人以爲惟正可以定之正者承天化物而一天下之不一者也可以王矣民將安往乎剛中者正也剛中則應乎天而與物同體險之至者衆也不順之至者行險也剛中故能行險而无不順以此剛中之德行險之道而毒王肅讀育天下民之從之也如歸矣吉又何咎者諸侯賓服兵革不試而永无傾

危之患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險端已見兵之象也師出矣以正人行正事則功可立律者事之所以正也否臧違乎正也凶可知矣

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陽德方亨率土向化有九伐之條六軍之衆而按而不動在師中者天下知有兵而不見有兵

也吉又何咎矣當此之時天子惟以車服圭瓚頒賜諸侯以懷柔爲震疊王三錫命其偃武修文之極致與

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寵猶安也承天寵者言承天之道以寵綏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危地也兵凶事也以所居之危而妄用凶事有帥而不從柔在剛上有不從王命之象抗非其敵能无覆其軍乎

傳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能順于理勢臨事而懼左次者不遽進也无咎之道也

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兵家之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言舉正作之）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之世威德未能遠播而頑梗亦所時有兵者

不得已而用田之有禽執之可也然師之勝負首先擇將詢于黃髮則罔所愆而信任輕儇未有不敗績者人可以舍吉而求凶乎

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中行猶言中道言明于中道者乃能制三軍進退之命若貪邪之小人以利爲先知進而不知退則適足以致敗而已任將者所當知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以至順化至險大君之命通于天下與民更

始開國則國不異政承家則家不殊俗天下之衆定于一矣然治之終即亂之始苟无端而用小人則釀既召兵貽他日喪師之憂者豈淺鮮哉可不謹與

傳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功者安民和衆之功功有大小大者開國而爲諸侯小者承家而爲卿大夫所謂正也

重卦之義有取諸上下者有取諸內外者例本不一惟義所在以師比五陰一陽之二卦玩之師乃一人統萬方之象故陽爻在二有居中制外之義此取諸內外者也比乃萬國奉一人之

象故陽爻在五有居上臨下之義此取諸上下者也故師之二比之五蓋皆君象故此兩爻皆上以下王稱後儒多以師之九二為將帥是剛反為臣柔反為君將顧在內君顧在外此不明于師之重卦義不取諸上下而取諸內外者宜其齟齬而鮮合矣

䷇ 坤下 坎上

天下之衆。有天德者可以一之。故繼之以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依附也德足以致人之依附則吉筮者自筮也

原筮再三筮之元永貞者足以長人而克一之謂

言受比于天下之人必再三自決其有是德而後

當之則可以无咎矣不寧方來比者衆也後夫凶

失其所比也

傳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天下之不寧以无所歸也有所歸而非其人猶未寧矣比豈易言乎比有吉之道以有是德而人輔之有是德而人順從之也德者何天德是也天德之謂元物无不統心无或息謂之元永貞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此也有是德而輔之則非勢利之

阿附有是德而順從之則非威權之廹脅故原筮元永貞而比之事決以剛中之在我也不然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而安見其无咎哉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有天德則天與之而人歸之不寧者今而寧矣彼觀望而不前者將自棄于元永貞之世乎後夫凶窮而无所歸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者比之始也比之道以誠而立人而能誠則我之比之不失其正故曰有孚比之无咎若我有孚

而至于盈缶則人之比我以誠爲量將有合天下以爲比者故曰終來有他吉比之在人已者其道當如是故于卦之稱言之

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居內卦之中秉柔順之德比之自內若天親之屬不能擇其賢否者盡已而已則得其正而吉矣

傳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者貞也。

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下有凶字

六三闇昧已極識不足以辨賢否而輒溺于邪佞此凶禍之所必及也

傳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外交而遇聖賢得所比矣。貞者委身以奉而不貳其操也吉不亦宜乎四本陰陷欲其從正而堅。故訓以貞

傳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上卽賢也有賢而不從不可謂之貞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德盛而人歸顯然見比于物而非阿其所好至虛以待人大公以化下體信達順而自天祐之者也故吉

傳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中正天則也位正中者言剛中之德合于天則而有以覆幬天下故取舍无心而化人之深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六頑弗即工有天而不能戴所以為无首也其凶為何如哉

傳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舊說六爻取應為義率多附會胡氏雲峯所論此卦之應近似有理然亦偶合者爾如謂初本與四應今與五應而曰有它則大過之九四中孚之初九皆曰有它其說何也且比雖取四陰來比而六三之比匪已出其又安見初之吉必為比而應乎五邪謂二五本相應而曰比之自內宜矣如謂四不應初而應五曰外比則泰之初九咸之初六傳皆曰志在外猶可曰指所當應之爻而言益之上九傳曰自外來又何說乎蓋此之外比與渙六三爻傳曰志在外正以卦

屬坎體而此二爻遂能去其陽剛之性以從陽剛故也非特為外卦也應之為說于易理不為无礙明者當有以辨之

䷈ 乾下巽上

比者天下之初附也當從容以俟其化故繼之以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者容受之義也小畜者陰有未化陽不可以不待故容而受之也畜即遯卦畜臣妾之畜乃陰為陽畜非以陽而見畜于陰也剛健在中而无欲速之心則亨密雲不雨陰有未

化之象自我西郊欲行欲巳之象。

傳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化陰者也陰待陽化者也五陽在而一陰爲之不動陰得位之故也陰之得位者以柔順見納于陽故巽體而陽應之則亦與其不動矣此小畜之象也雖然有陰在可以言亨乎柔得位非可久也陽之與其不動亦非可久也君子之用小畜也有道健而將之以巽故无驟進之失而物有可受剛中

而志行則自正其本而不患于物之弗率此其所以亨也密雲不雨雨有時也尚往者其健而巽乎自我西郊行未輟也施未行者剛中之志其自行乎君子之于小畜與其暫而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柔得位而剛无所爲之時也初九進无所爲退而自修其德故曰復自道何其咎言輕用其剛者咎之招也復自道則无咎而吉矣

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其義吉者合于時措之宜也。

九二牽復吉

牽者見引于物之辭。二藴其剛于内。牽復者雖爲物牽而能復于其所。則其所以自修者益以備矣。吉之道也

傳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者天德所在之地。九二牽復于此。而不爲物之所動。所由與初九无以異矣。故曰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過剛不中既不能正己以化人而迫欲責人以從己此物情之所不與也猶輿之說輻其不能行可知矣夫妻反目輕用其剛而决裂之象也

傳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不能正室者言柔之不化其咎在剛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柔在羣剛之間雖曰體巽而順乎剛實則柔之未化者也而謂可已哉有孚者欲其誠于從剛也誠于從剛則无害剛者故曰血去亦无遺

剛以愛者故曰惕出夫如是而何畜之有乎此告之所以无也

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謂剛也合志則與之化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攣如實有是剛德以化天下之柔所謂剛中而志行者也而柔已與之合志焉富哉九五之所有乎

傳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有攣如之孚已之富也柔而合志則愈增其富矣故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陰盡而陽純密雲而既雨矣西郊之行者而既處矣當此之時豈以剛无所爲而可不益積其德乎且剛德少衰則彼以柔自用者必起而爲害矣婦貞厲也月待明于日望則與日抗月之幾望然後往而圖之无乃失事機之會而蹈于凶禍乎君子之自積其德誠不可以不汲汲也婦貞厲以下因上九

巽之過。而著其戒。

傳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有所疑者巽之過而失于寡斷也。

小畜一卦自來皆泥于象而不求其義。又不求與履卦對待之義。且不求所以次于師比之後之義。卒至于影響支離而莫得其解也。蓋此卦立象實以六四一爻理勢所在有不得不聽其自然者。然柔雖得位。不可謂之非健。陽雖有五。不可謂之已純。小畜云者。言此乃事勢之暫而未可以為常者也。若履則可以為常矣。何則。健而巽畏天者也。說而應乎乾。樂天者也。畏天者以有所阻也。此小畜與履對待之故也。由王輔嗣以來動引大畜以為比倒。故云小畜所畜者小大畜所畜者大。不知卦之一正一反而生實義。如天造地設。六十四卦皆然。使小畜必待與

大畜此例而後見文王何不直取以佃對而彼之遇應乎且大畜之畜訓為止聚小畜之畜謂為容受其義自別也至此卦序在第九乾坤者天地之象也屯蒙以後皆洪荒之世聖人經綸開闢之事也師言用有禽比言失前禽則須授未能盡化德教未能盡洽可知將至小畜大端无所用力僾采厭飫而已至履而人道遂立故繼之以泰焉觀卦之對待與其次序則小畜之義愈與而哉非大畜之所謂畜也又當求小畜之義與需卦暴相徐徐皆有待其自然之意其不同者則需以險在前而當待待小畜以陰未化而當待險在前而當待者居陽候俞之學陰未化而當待者必世後仁之故也然則小畜云者非謂陰能畜陽而謂陽之畜陰又明甚矣先儒謂一陰而畜群陽難以為訓不可以不辨

䷉

兌下
乾上

時不利而有所待者暫也能樂天則可行以爲常矣故繼之以履小畜言待時履言處世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踐而行也舉足以往吉凶禍福非可逆覩其險也如虎之在前而履其尾惟不咥人乃可以言亨矣處世者其愼哉

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動而柔自止則爲小畜剛動而柔隨之則爲履

履柔履剛以行也上天下澤而人行乎兩間天高不可攀澤深不可窮其可畏不啻虎焉人之行于此也不啻履虎尾焉履虎尾而不咥其惟樂天者乎夫天道至平而能爲至險天非有平險也視乎人心之順逆而已履之象以說承乾人能樂天安命則天降之福而以至險爲至平履虎尾不咥人亨說而應乎乾也應乎乾者知有乾也若夫剛中正謂九五則乾道在我履乾道之極則而无少害其本然則不見有已不見有天而光明洞達與乾爲

體此履之極也帝位者乾道之極則也猶言上天之載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履云者安其當然之分而无所緣飾則其往也无入而不自得以此免于尤悔履之本也

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猶志也獨行其俟命之志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擇地而蹈二屬地循理而行幽人者自治于門內而无外慕之心以是爲履正而吉矣

傳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自好之事潔身之舉中不自亂者神明定于內則外物不得而攖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以闇弱之姿履多凶之地則必身蹈天下之大害而无所謂吉矣然彼之眇以不能見天德也彼之跛以不能踐天德也當此之時惟求天德而力奉之以爲主斯愚者可明弱者可強而履其庶幾乎

傳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位不當者其所處不合于道也志剛者決志于從剛所謂說而應乎乾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知世變之多端而戰兢危懼以防其隙有履虎尾愬愬之象其始也雖若跼蹐而不寧其終也不至乍陷于不測君子知其吉矣按獨于三四言虎尾者凶懼之地也

傳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者憂患之心存之又存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有滿之意焉言其所履盛滿而无以加也受天之命大居正也然而天地之否泰自我主世道之安危自我操此天下之至難也故其危殆有甚焉

傳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正當者其所履正合于天道也正合于天道則盛之極難之至矣故經曰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二字句考祥其旋四字句

上九履之終也言人之所履其休咎不能定于方履之時而可視于既履之後考者落成之義也祥者善也旋者歸也言視其人之所履至于終歸于善乃爲吉之大者若未至于此則成敗禍福豈人之所能逆覩者哉

傳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 乾下坤上

人之所履者天下也天下不可以不洽故繼之以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泰則小往大來陰化爲陽而无有障塞其間者故一事行而百爲皆順一心運而萬感皆應吉而且亨之道也

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世有通塞在陰陽之交不交而已陰陽交則陽長

爲主而陰長爲役夫陽長爲主而陰長爲役則是陽施而陰无不受陽至而陰无不化也如是則陰陽交而爲泰泰小往大來吉亨以剛健之德收貞順之效其在天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其在人事則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內者主而外者役也宜內者內宜外者外其道然也道行則泰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非惟君子之幸亦小人之福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茹以其彙言泰之始當先去其障塞而務盡之使邪不妨正佞不害賢而後行其致泰之事則无不吉也

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陽德在下而欲出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者并包荒亂之地而治之又有蹈險之勇用馮河恬冐之仁不遐遺萬類之不齊使皆合而爲一朋亡以會歸于蕩平正直之道得尚于中行所以成世之泰

者其道如此

傳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大者陰翳消而險阻平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九三泰之已成念天地盛衰之循環而守之以克艱則可以无咎篤之以誠信則長享天祿所以持泰者又當如此

傳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兩物之間謂之際泰者天地之合也合則无際卦至三而天地將分其際已見而泰之爲泰未可長保矣故聖人愼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見化于陽翩翩不富以其鄰自棄其所有而率其羣以回面而向內也不戒以孚心悅而誠服也非陽德之盛其曷由致此與

傳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郭京曰皆反實也反誤作失字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實者陽也以蒙卦之遠實例之則實宜指陽皆反實者陰不自有其陰而皆還歸于陽陽有以化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于寰海清寧之際而柔中謙挹獨崇下交之風有帝乙歸妹之象不可謂非臣民之福也其吉大矣

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以行願者上下之交皆誠意之周流獲福之大者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泰運已過障塞復萌爲城復于隍之象勿用師德不足以用其衆也自邑告命先之以自治而不可緩也否將至矣吝孰甚焉

傳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猶分也謂陰陽剛柔之定理也泰將變而爲否其命先亂而可以勿自治乎

易中言往來者皆所謂虛象也而大槩言來者多在內其象則自先而之有也言往者多在外其象則自此而之彼也治易者當各以其義求之而不可誤入于卦變之說至先儒于泰否二

卦大來則曰泰自否來小來則曰否自泰來既甚无謂節齊蔡氏又謂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以此訓泰則得之矣豈否卦又可曰坤本在上而乾本在下邪

䷋ 坤下乾上

天下不能長治故繼之以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匪人三字一說宜衍。]

否者塞也否之匪人世非有否泰也在人而已主世者非其人以至于否咎將誰歸乎言其時則不利于君子言其事則與泰相反矣

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非謂氣化也要其通塞之端惟在人道而已陰陽不交是陰爲主而陽爲役也是陽施而陰不受陽至而陰不化也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其在天地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其在人事則上下不交而天下

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外之道旣失主役之情頓殊而通塞之理大異在內者爲无本之物而日以潰爛在外者爲无用之物而日以枯槁陽旣失位而陰亦終于廢壞故道莫大乎尊陽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初六否之方始有志者恝而已乎救之之法亦惟有去其障塞者而務盡之以待其後或由是而復乎泰焉未可知也此貞吉而且亨之道也

傳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及于否而能撥亂以反正其有尊陽之志可知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承者奉也世之治也人君以下交成其德如泰之六五世之亂也小人以奉上濟其私迨至于无所不奉而爲包承則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宜其吉于小人矣大人之否以不承而否者也然而亨矣

傳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六三否極之時世衰道微而不可振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言之醜也君子弗道矣

傳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二之時在內之陽猶未盡也故曰包承三則陽全乎外而陰自爲政矣位之不當至是而後極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於四否之將衰熏蠱之際忽見一陽物之命也僅曰有命則未足以勝否也既曰有命則否之……

可知也可以免于咎矣而凡與我同類者不自此而蒙其福乎疇宜作儔解

傳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行者其心全乎陽德則不患否之不能勝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者不復作也大人吉大人至是而始吉也大人至是而始吉猶未出于否也則安得而不危之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傳曰大人之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者言其立于陽德之至盛而始有以勝天下之否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九五之休否否特不作而已上九傾之而後可以收拔茅連彙之功曰先否後喜者言喜之難猶其亡其亡之意也

傳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治世之否者在于通天下之志故繼之以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同乎人也于野然後亨野者空曠之地言无形骸之隔物我之間則其同也人而天矣利涉大川同乎人者以之濟世而有餘也利君子貞非君子不足以言同人也

傳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人心不能應乎天則塞能應乎天則通能應乎天

者能同乎人者也離之中爻柔也人心之象也得位乎二得中乎離未能有乾而能上應乎乾則以之同人而无不可也夫同人而猶夫人之心哉于野雖遠必達利涉大川雖險必濟若是者非以心行以乾行也以乾行者以心行乎乾之中也其象則文明而不離乎健其體則中正而能應乎天其君子之能事乎君子正也君子之心通乎天也人同一心心同一天故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按離體始見于此而此卦與大有皆以乾爲本所以深明依附天德之意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者所以限物同人之先能自立限制而不爲苟同則方以類聚而其終不至于失已與失人矣何咎之有

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者出所當出之門類族辨物之意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柔雖得中而在下位離體本陰而正附于地用不足以及遠其同于人也有狎邇昵近之情无廓然大公

之意吝之道也

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懷自是之心而悍然不與人同伏戎于莽內含芒刺也升其高陵俯視一切也以人從欲不知有天理之正然至于三歲之久而終于不能濟則剛愎自用者亦安見其可行乎伏戎于莽下藏一險之象升其高陵居內卦之上之象

傳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天道至公而无私三之所行如此是與天抗故曰

敵剛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未能忘形而挺身以乘人之墉見其義不可

攻然後棄甲投戈輸其誠欵其過而能改有足嘉

者故吉

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者當否之義當其可所謂則也則出于天反則

則心與天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于人己之間先之以至誠惻怛而後乃相親以莫逆本乎天德以通天下之志以此與人同而人亦同之可謂至矣大師克相遇言不隔于形骸无間于物我而天下莫之能禦也象辭之所謂利涉大川者其謂此與

傳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先號咷也以中直者言其心中正與天相應坤文言曰直其正也直與正義亦相近故能通天下之心也私

去而公行故相克乃所以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于郊者踈遠之意苟未至于同心卽姑任其踈遠而不強以要結則他日之離合雖未可知而目前之猜嫌无由而起何悔之有

傳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者事雖暫同而心則未同也

䷍ 乾下離上

同乎人者當極其德于天故繼之以大有

大有元亨

大有者吉人之心能全乎天德則天之所有皆得而有之是以謂之大有也其亨之大不亦宜乎

傳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之爲同人能應乎天而已大有則不然離之中爻柔也人心之象也同人柔在下而大有柔在上矣得位乎五尊位也得中乎離大中也尊位大中天之道也得尊位大中則天爲我有則天之所

有皆爲我有天爲我有是上應之也天之所有爲我有是下應之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人心之量于是乎盡矣同人之柔以明生健者也大有之柔健而生明者也大有之德剛健而文明天德裕乎內天光發于外也應乎天而時行順乎自然之運而无時或息也天且弗違其大有之元亨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九者天德之本原大有之始甚苟妄交于物而

害之則固有者喪矣而遑言大乎无交于害故可以不至于咎矣而未易言也故曰艱則无咎慎以守之可也

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言无害乎初九者乃所以无害乎大有也而不慎其所交可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以載厚天德之積也天德則載之大而不爲侈有攸往无咎愈積而愈无咎矣

傳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中者天德也凡物多積則爲累而天德不然故曰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卦曰大有以不自有其有而有天下之有者也諸侯不敢有其國而以奉之天子是知有天德而可以有天下之有矣若小人不知有天德而自私其有則豈足以與于此乎

傳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害者言物能以小奉大則利若小人之自私其有適以自害而已未見其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舊說以爲盛滿之意夫卦曰大有又以不自有其大而後可以有天下之有者也四以陽明之體居重剛之位而不自有其大匪其彭言未嘗彭也深知天德之无窮而自視歉然若此而何咎之有

傳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明辨晳者離明所照不欲使天德之有所不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孚交如德合于天也威如不肅而成同天運之自然也至此則天之大且爲吾之所有而其吉爲何如乎

傳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實也信以發志謂實有是天德以合于天而非有心于實其德猶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易而无備者從容中道而无預備之心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極保右之命申于天而不窮吉无不利配天之效也

傳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大有上九自天祐者言大有之德。峻極于天。所以終一卦之辭也。

䷎ 艮下坤上

大有德之盛也盛之至者。宜有以居之。故繼之以謙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人所悅服故亨君子有終凡物之理侈則亡約則存也

傳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止而順乎其則不有其有而能終有其有故亨也天道之下濟天之謙也謂艮而光明則亨矣地道之卑地之謙也謂坤而上行則亨矣天地之大不用盈而用謙天地鬼神與人之性情皆不與盈而

與謙則不有其有者之足以亨而可知君子之當謙矣凡事之有弊者不可以有終故過尊則亢過卑則辱謙尊而光德之盛也卑而不可踰禮之恭也惟德與禮爲无弊故曰君子之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謙謙宜句）

初六止而在下卑之至者謙謙者守其謙而不移也天下之患皆由爭起初六謙謙其有退讓而无爭競如此誠有以止天下之患于未萌矣雖以之濟大難而无不吉也曰用涉者言其道之前定也

傳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者養也卑以自牧言君子非欲濟難乃所以自養其德而爲謙之本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不自滿假之心沛然充溢于內鳴者聲也聲者實之所爲謂之鳴謙則其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而實有是謙可知矣貞而吉矣

傳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者誠于中而形于外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有功而能讓尤爲人之所難德盛禮恭君子所以保其終者用此道也而不亦吉乎三居賢位故勞九爲民之主故能敎守謙德

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本人道所好九三勞而不伐謙之最盛萬民服者言无不好之所以有終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履謙而處順无不利也然位愈尊則謙愈難

撝謙云者言不自足其謙而能發揮之以至其極則善矣

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謙者人道之當然不違則者言撝之爲言非求多于謙之外也九三在下則之象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以其鄰者內不見其可恃外不見其可陵人已之間皆視之欿如也侵伐乃好勝之事至順如六五則天下皆知其不好勝故利用侵伐而无不

利必至于是而後爲謙之極也

傳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服猶順也能正人之不順以己无不順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所處者高非謙之地欲以謙鳴而不本于自然之誠則私意之未融適足爲累利用行師征邑國當先自治其私而所謂謙者亦不待外求而得之矣邑國己之所私也

傳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者言未能中心得之所以異于六二之鳴謙也。